王荊公年譜考略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二十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二十熙寧十年下

熙寧十年丁巳

洪範傳一卷

考畧曰荆公三經義字說大喪於元祐黨人之手故後世無傳惟洪範傳以入於臨川集百卷中幸存其進御覽必在於元豐之世又無年月日可考故係於熙之末豐之首

洪範傳）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曰五

行五事人所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
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
修其心治其身而後可以爲政於天下故次三
曰農用八政爲政必協之歲月日星辰歷數之
紀故次四曰協用五紀五紀既協之歲月日星辰歷
數之紀當立之以天下之中故次五曰建用皇
極中者所以立本而未足以趣時趣時則中不
中無常也唯所施之宜而已矣故次六曰乂用
三德有皇極以立本有三德以趣時而人君之
能事具矣雖然天下之故猶不能無疑也疑則

如之何謀之人以盡其智謀之鬼神以盡其神
而不專用巳也故次七曰明用稽疑雖不專用
巳而叅之於人物鬼神然而反身不誠不善則
明不足以盡人物幽不足以盡鬼神則其在我
者不可以不思在我者其得失微而難知莫若
質諸天物之顯而易見且可以爲戒也故次八
曰念用庶證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
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証各失其序則六極
之所集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敬者何
君子所以直內也言五事之本在人心而已農

者何厚也言君子之道施於有政取諸此以厚彼而已有本以保常而後可立也故皇極曰建有變以趣時而後可治也故三德曰乂嚮者慕而欲其至也威者畏而欲其亡也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何也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天一生水其於物爲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爲神神者有精而後從之者也天三生木其於物爲魂魂從神者也地四生金其於物爲魄魄者有魂而後從之

者也天五生土其於物爲意精神魂魄具而後有意自天一至於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而天地之數具其爲十也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爲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柔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醜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

物之變遂至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語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語時也以相繼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洪範語道與命故其序與語器與時者異也道者萬物莫不由之者也命者萬物莫不聽之者也器者道之散時者命之運由於道聽於命而不知者百姓也由於道聽於命而知之者君子也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之至神爲能與於此夫火之於水妻道也其於土母道也故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

精惟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之所爲在我而已是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何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故水潤而火炎水下而火上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者陽中也故能變能變故曲直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者陰中也故能化能化故從革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土者陰陽沖氣之所生也故發之而爲稼

斂之而爲穡曰者所以命其物爰者言於之稼穡而已潤者性也炎者氣也上下者位也曲直者形也從革者材也稼穡者人事也冬物之性復々者性之所故於水言其性夏物之氣交々者氣之時故於火言其氣陽極上陰極下而後各得其位故於水火言其位春物之形著故於木言其形秋物之材成故於金言其材中央人之位也故於土言人事水言潤則火熯土溽木敷金斂皆可知也火言炎則水洌土烝木溫金清皆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

央皆可知也推類而反之則曰後曰前曰西曰東曰北曰南皆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皆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漁火之爨冶木金之爲械器皆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灼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熯能潤能敷能歛此之謂化所謂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所謂火革者何革生以爲熟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而命之

曰從草者何可以圓可以平可以銳可以曲直然非火草之則不能自化也是故命之曰從草也夫金陰精之純也是其所以不能自化也蓋天地之用五行也水施之火化之木生之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剛故木撓而水弱金堅而火悍々堅而濟以和萬物之所以成也奈何終於撓弱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草作辛稼穡作甘何也寒生水々生鹹故潤下作鹹熱生火々生苦故炎上作苦風生木々生酸故曲直作酸燥生

金乜生辛故從草作辛濕生土土生甘故稼穡
作甘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
耦以耦生則成而奇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
耎熱之氣耎故其味可用以堅風之氣散故其
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土者
冲氣之所生也冲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
以緩而已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脉耎則和
故鹹可以養脉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
則不攣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壅故甘可以
養肉堅之而後可以耎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

則用甘不欲則弗用也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恭則貌欽故作肅從則言順故作乂明則善視故作哲聰則善聽故作謀睿則思無所不通故作聖五事以思爲主而貌最其所後也而其次之如此何也此言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順其言然後可以學而至於哲既哲矣然後能聽而成其謀能謀矣然

後可以思而至於聖思者事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聖也既聖矣則雖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也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何也食貨人之所以相生養也故一曰食二曰貨有相生養之道則不可不致孝於鬼神而著不忘其所自故三曰祀有所以相生養之道而知不忘其所自然後能保其居故四曰司空司空所以居民民保其居然後可教故五曰司徒司徒所以教民教之不率

然後俟之以刑戮故六曰司寇自食貨至於司寇而治內者具矣故七曰賓八曰師賓所以接外治師所以接外亂也自食貨至於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空司徒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何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上考之星辰下考之歷數然後歲月日時不失其政故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歷者數也數者一二三四是也五紀之所成終而所成

始也非特歷而已先王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制物也莫不有數有時故莫敢廢有數故莫敢踰盖堯舜所以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日而天下治者取諸此而已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何也皇君也極中也言君建其有中則萬物得其所故能集五福以敷錫其庶民也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何也言庶民以君為中君保中則民與之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君中則民人中也庶民無淫朋人無比德者惟君為

中而已蓋君有過行偏政則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矣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何也言民之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其所猷所爲所守之當否所猷所爲所守不協於極亦不罹於咎君則容受之而康汝顏色以誘之不極於極不罹於咎雖未可以錫之福然亦可教者也故當受之而不當譴怒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康而色之謂也其曰我所好者德則是協於極

則非但康汝顏色以受之又當錫之福以勸焉
如此則人惟君之中矣不言攸好德則錫之福
而言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何也謂之皇極則
不為已甚也攸好德然後錫之福則獲福者寡
矣是為已甚而非所以勸也曰予攸好德則錫
之福則是苟革面以從吾之攸好者吾不深探
其心而皆錫之福也此之謂皇極之道也無虐
煢獨而畏高明何也言苟曰好德則雖煢獨必
進寵之而不虐苟曰不好德則雖高明必畀廢
之而不畏也蓋煢獨也者衆之所違而虐之者

也高明也者衆之所比而畏之者也人君蔽於衆而不知自用其福威則不期虐煢獨而煢獨實見虐矣不期畏高明而高明實見畏矣煢獨見虐而莫勸其作德則爲善者不長高明見畏而莫懲其作僞則爲惡者不消善不長惡不消人人離德作僞則大亂之道也然則虐煢獨而寬朋黨之多畏高明而忽卑晦之賤最人君之大戒也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有能者使在職而羞其材有爲者使在位而羞其德則邦昌也人君孰不欲有能者羞其

材有爲者羞其德然曠千數百年而未有一人致此蓋聰不明而無以通天下之志誠不至而無以同天下之德則智以難知而爲愚者所詘賢以寡助而爲不肖者所困雖欲羞其行不可得也通天下之志在窮理同天下之德在盡性窮理矣故知所謂咎而弗受知所謂德而錫之福盡性矣故能不虐煢獨以爲仁不畏高明以爲義如是則愚者可誘而爲智也雖不可誘而爲智必不使之詘智者矣不肖者可革而爲賢也雖不可革而爲賢必不使之困賢者矣夫然

後有能有爲者得羞其行而邦賴之以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善雖然徒富之亦不能善也必先治其家使人有好於汝家然後人從汝而善也汝弗能使有好於汝家則人無所視效而放僻邪侈亦無不爲也蓋人君能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後人爲之用人爲之用然後可以爲政於天下爲政於天下者在乎富之善之而富之必自吾家人始所謂自治者惟皇作極是也所謂治人者弗

協於極弗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是也所謂人爲之用者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也所謂爲政於天下者凡厥正人是也旣曰能治人則人罔已善矣又曰富之然後善何也所謂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謂富之然後善者政以善之也徒教化不能使人善故繼之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徒政亦不能使人善故卒之曰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也於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旣言

治家不善不足以正人也又言用人不善不足以正身言崇長不好德之人而錫之福亦用咎作汝而已矣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何也言君所以虛其心平其意唯義所在以會歸其有中者其說以爲人君以中道布言是以爲彝是以爲訓者于天其訓而已夫天之爲物也可謂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

無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蕩蕩者言乎其大平平者言乎其治大而治終於正直而王道成矣無偏者言乎其所居無黨者言乎其所與以所居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黨故曰無偏無黨以所與者無黨故能所居者無偏故曰無黨無偏偏偏不已乃至於側陂不已乃至於反始曰無偏無陂者卒義以治心不可以有偏陂也卒曰無反無側者及其成德也以中庸應物則要之使無反側而已路大道也正直中德也始曰義中曰道曰路卒曰正直會德性而道問學致廣

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之謂也孔子以爲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何也好惡者性也天命之謂性作者人爲也人爲則與性反矣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辠五刑五用哉命有德討有罪皆天也則好惡者豈可以人爲哉所謂示之以好惡者性而已矣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言凡厥庶民以中道布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其說以爲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

王當順而比之以效其所為而不可逆蓋君能順天而效之則民亦順君而效之也二帝三王之誥命未嘗不稱天者所謂于帝其訓也此人之所以化其上也及至後世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而欲人之弗叛也不亦難乎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何也直而不正者有矣以正正直乃所謂正也曲而不直者有矣以直正曲乃所謂直也正直也者變通以趣時而未離剛柔之中者也剛克也者剛勝柔者也柔克也者柔勝剛者也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燮友

柔克何也變者和熟上之所爲者也友者右助上之所爲者也彊者弗柔從上之所爲者也弗有者弗右助上之所爲者也君匕臣匕適各當分所謂正直也若承之者所謂柔克也若威之者所謂剛克也葢先王用此三德於一嚬一笑未嘗或失況以大施於慶賞刑威之際哉故能爲之其未有也治之其未亂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何也言人君之用剛克也沈潛之於內其用柔克也發見之於外其用柔克也抗之以高明其用剛克也養之以卑晦沈潛之於內所以

制姦慝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善抗之以高明則雖柔過而不廢養之以卑晦則雖剛過而不折易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吉凶之生豈在夫大哉蓋或一嚬一笑之間而已洪範之言三德與舜典皐陶謨所序不同何也舜典所序以教胄子而皐陶謨所序以知人臣故皆先柔而後剛洪範所序則人君也故獨先剛而後柔至於正直則舜典洪範皆在剛柔之先而皐陶謨乃獨在剛柔之中者教人治人宜皆以正直爲

先至於考德之品則正直者中德也固宜在柔剛之中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執常以事君者臣道也執權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者君道也作福柔克之事也作威剛克之事也以其作於神天也是故謂之福作福以懷之作禍以威之言作福則知威之爲禍言作威則知福之爲懷也皇極者君與臣民共由之者也三德者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

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故惟辟玉食也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閑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上失政上失位則亦失政矣上失位失政人所以亂也故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也側頗僻者臣有作福作威之効也僭忒者臣有玉食之効也民側頗僻也易而其僭忒也難民僭忒則人可知也人側頗僻則民可知也其曰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亦若此而已矣於淫朋曰庶民於僭忒曰民而已何也僭忒者民或有為

而非衆之所能也天子皇王辟皆君也或曰天子或曰皇或曰王或曰辟何也皇極于帝其訓者所以繼天而順之故稱天子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好惡者德故稱王福威者政故稱辟道所以成德德所以立政故言政於三德而稱辟也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則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吾所建者道而民所鄉者德而已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何也言有所擇有所建則立卜筮人卜筮

凡七而其爲卜者五則其爲筮者二可知也先卜而後筮則筮之爲正悔亦可知也衍者吉之謂也忒者凶之謂也吉言衍則凶之爲耗可知也凶言忒則吉之爲當亦可知也此言之法也蓋自始造書則固如此矣福之所以爲福者於爻從畐七則衍之謂也禍所以爲禍者於爻從咼七則忒之謂也蓋忒也當也吉乎其位衍也耗也言乎其數夫物有吉凶以其位與數而已六五得位矣其爲九四所難者數不足故也九四得數矣其爲六五所制者位不當故也數衍

而位當者吉數耗而位忒者凶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義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為消長中國夷狄之所以相為強弱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蓋聖人君子以察存亡以御治亂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為百姓之所與者蓋寡矣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卜筮者質諸鬼神其從與違為難知故其占也從衆而已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何也言人君有大疑則當謀之於己已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卿士又足不以決然後

謀之於庶民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鬼神鬼神尤人君之所欽也然而謀之反在乎卿士庶民之後者吾之所疑而謀者人事也必先盡之人然後及鬼神焉固其理也聖人以鬼神爲難知而卜筮如此其可信者易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唯其誠之不至而已矣用其至誠則鬼神其有不應而龜筮其有不告乎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何也將有作也心從之而人神之所弗異則有餘慶矣故謂之大同而子孫

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吾之所謀者疑也可以作可以無作然後謂之疑乚而從者衆則作而吉也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何也尊者從卑者逆故逆者雖衆以作內猶吉也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所以謀之心謀之人者盡矣然猶不免於疑則謀及於龜筮故龜筮之所共違不可以有作也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者

何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者自肅時雨若以下是也曰時者自王省惟歲以下是也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何也陰陽和則萬物盡其性極其材言庶草者以爲物之尤微而莫養又不知自養也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性皆可知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何也雨極備則爲常雨暘極備則爲常暘風極備則爲常風燠極無則爲常寒〻極無則爲常燠此饑饉疾癘之所由作也故曰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

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言人君之有五事猶天之有五物也天之有五物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其施之小大緩急無常其所以成物者要之適而已人之有五事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施之大小緩急亦無常其所以成民者亦要之適而已故雨暘燠寒風者五事之證也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升而萬物理者乂也故若時暘然哲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睿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事

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栗故常寒若冥其思心無所不入以濟四事之惡者蒙故常風若也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君子之於人也閒常思齊其賢而以其不肖爲戒況天者固人君之所當法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異者非乎曰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爲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辜以致之或以爲

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我知修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說則蔽而葸由後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變爲己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爲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證之意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何也言自王至於師尹猶歲月日三者相繫屬也歲月日有常而不可變所揔大者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不可以僭多自王至於師尹三者亦相繫屬有常而不可變所揔大者亦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亦

不可以僭多故歲月日者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月日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既以歲月日三者之時爲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而王及卿士師尹之職亦皆協之歲月日時之紀焉故歲有會月有要日有成大者省其大而畧小者治其小而詳其小大詳畧得其序則功用興而分職治矣故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小大詳畧失其序則功用無所程分職無所考

故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七有好風星有好雨何也言星之好不一猶庶民之欲不同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後得其所好而月不能違也庶民之欲不同待卿士而後得其所欲而卿士亦不能違也故星者庶民之証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何也言歲之所以爲歲以日月之有行而歲無爲也猶王之所以爲王亦以卿士師尹之行行而王無爲也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政而後歲成有冬有夏者言歲之成

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夫民者天之所不能違也而況於王乎況於卿士乎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何也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故一曰壽少長而有爲也莫不有富之道焉得其常產則富矣故二曰富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康寧矣故三曰

康寧也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人好德矣故四曰攸好德好德則能以令終故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不考終命謂之凶蚤死謂之短中絕謂之折禍莫大於凶短折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故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凶者考終命之反也短折者壽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此四極者使人畏欲而其亡故先言人之所尤畏者而以猶愈者次之夫君人者

使人失其常性又失其常産而繼之以擾則人不好德矣故五曰惡六曰弱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九疇曰初曰次而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特以一二數之何也九疇以五行為初而水之於五行貌之於五事食之於八政歲之於五紀正直之於三德壽考短折之於五福六極不可以為初故也或曰箕子之所次自五行至於庶證而今獨曰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失其序則六極之所集何也曰人君

之於五行也以五事修其性以入政用其材以五紀協其數以皇極建其常以三德治其變以稽疑考其難知以庶證證其失得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行固已得其序矣或曰世之不好德而能以令終與好德而不得其死者衆矣今曰好德則能以令終何也曰孔子以爲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於吉凶禍福道其常而已幸而免與不幸而及焉蓋不道也或曰孔子以爲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

天子至於庶人皆可使慕而欲其至六極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使畏而欲其亡若夫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於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已則陵犯篡奪之行日起而上下莫安其命矣詩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蓋王者之世使賤者之安其賤如此夫豈使知貴之爲可慕而欲其至賤之爲可畏而欲其亡乎

書洪範傳後○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

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驁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者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于此矣吾可

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註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也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

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嘵嘵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進洪範表曰臣某言臣聞天下之物小大有彜後先有倫叙者天之道叙之者人之道天命聖人以叙之而聖人必考古成已然後以所嘗學措之事業爲天下利苟非其時道不虛行伏惟皇帝陛下德義之高術智之明足以黜天下之鬼

瓚而與其豪傑以圖堯禹大平之治而朝廷未
化海內未服綱紀憲令尙或紛如意者殆當考
箕子之所述以深發獨智趨時應物故也臣嘗
以蕪廢腐餘之學得備論思勸誦之官擢與大
政又獨冀晷動績不效俛仰甚慙謹取舊所著
洪範傳刪潤繕寫輒以草芥之微求裨天地
考畧曰公著洪範傳廣大精微觀於所書傳後
及所進表其志在垂世立教至矣當時歐陽公
曾子固王介甫其學同出於一源歐公不信河
圖洛書而子固以爲不然皇極子周遵前注曰

大中而介甫曰皇君也庶徵曰肅時雨若曰狂常雨若子固亦遵前注曰若順也介甫曰若如也且復見於策問尤詳則知君子著書立言皆欲傳信後世必不以親昵同異爲嫌又於諸公見之矣吾友余之梅臥夫註於不蔽不惑不固不怠之次曰以天變不足畏誣譏公者眞所謂狎大人侮聖言之小人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廿一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廿一 自元豐元年至元豐二年元豐三年

元豐元年戊午年五十八

公以集禧觀使居鍾山

正月以王安石爲尚書左僕射舒國公集禧觀使

封舒國公謝表○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封舒國公者發號端門外覃慶賜疏恩列辟俯逮空飡舞手均歡捫心獨幸伏念臣久

孤眷遇當卽譴訶曠歲籲天尚辭榮而未獲新
恩賜幽仍席寵以有加惟茲邦土之名乃昔宦
遊之壤久陶聖化非復魯僖之所懲積習仁風
乃嘗朱邑之見愛爲私所被朽質更榮此蓋皇
帝陛下道冐羣才彌天之所覆恩涵庶品弁物
之所包以釐事脩於郊宮而惠澤均於海宇故
雖幽屏弗以遐遺顧冐昧之不貲豈糜捐之可
報臣無任

封舒國公三首○陳迹難尋天柱源疏封投老誤
明恩國人欲識公歸處楊柳蕭蕭白下門○桐

鄉山遠役川長紫翠連城碧滿隍今日桐鄉誰愛我當時我自愛桐鄉○開國桐鄉已白頭國人誰復記前游故情但有吳塘水轉入東江向我流

除依前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授依前行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者屢黷天威坐彌年所曲從危懇仰荷至慈伏念臣學止求心行多違俗少隨官牒徒有志於養親晚誤聖知欲忘身而許國疲曳乆瘝於寧事閔凶適在於私門

中觧繁機特上煩於矜惻外分憂寄復難强於支持方累瀉私更尸殊寵既兢慙於非據輒冐昧以懇辭伏蒙陛下示以優容屢埀訓奬赦其違慢終賜矜全猶加祕殿之隆名俯慰竆閻之衰疾地崇祿厚尙非空食之所宜歳晚力疲雖欲捐軀而曷報無臣任

巳除觀使乞免使相劄子〇臣具衰疾疲曳難於自力干恩天聽至於三四逋慢訓奬皐當誅殛伏奉勅命就除觀使俯從燕安之願欲猶假非分之名器鴻慈覆載不啻天地感激涕泗無言

以論然以將相之祿養疾於田里歷選近世勳賢未有若斯比例臣愚無狀績効不昭欲以何名敢此叨昧且臣蒙陛下識拔序之羣臣之右當以粗知分義爲異庸人今若以衰殘向盡之年貪非所據豈不自魄素守而仰累陛下知人之明伏望聖慈察臣累奏許以本官充使於江寧府居住冀蒙寥復終誓糜捐所有勑命臣未敢祇受除已具表辭復具陳乞以聞于忤天威臣無任

孫珪傳宣許罷節鉞謝表○臣某言二月二十二

日江東轉運使孫珪到府伏奉聖慈宣諭以臣誠情甚確志不可奪故罷節鉞春時更宜慎愛者囊封屢黜特荷矜從使傳載馳重煩慰撫伏念臣以尸名寵莫報恩私旣逃不職之誅更竊無功之祿閉門養疾曾未憖於朝榮擊壤歌時顧難忘於聖力伏蒙皇帝陛下義惟求舊仁不忘遐故雖簪屨之遺尚蒙簡記曾是筋骸之束敢愛糜捐臣無任

添差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謝表○臣某言近輒冒昧陳乞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一次伏

蒙特恩添差者去寄臥家猶尸厚祿祈榮及嗣
更荷殊私伏念臣汗馬之勞初無可紀舐犢之
愛乃敢有言顏雖靦以知慚心固甘於獲譴豈
謂陛下矜軒幄之舊餘簪屨之微示特出於上
恩俾遽叨於世祿緊曲成之造化弗以遐遺徙
共誓於糜捐安能仰稱臣無任

題旁詩 仲子正字 ○旁近有詩云杜家園上好花
時尚有梅花三兩枝日暮欲歸巖下宿爲貪香
雪故來遲俞秀老一見稱賞不已云絕似唐人
旁喜作詩如此詩甚工也

考略曰此詩不知作於何年然云俞秀老一見稱賞則必在公歸鍾山後也旁爲公次子其他無所表見故附錄於此

呈陳和叔 并序

嘉祐末和叔以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同知太常禮院宅皮場街有園數畝中壘二墩作桴墩袤丈北户臨溝畧彴通街旁作小屋毀輜車爲盖某以直集賢院爲三司度支判官以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管句三班院間度彴飯車盖下隨所有無坐臥輒上笑語常至夜如此三歲而和叔遭太夫人憂未幾某亦喪

親以去時永昭陵尙未復土也復與和叔皆蒙今上拔用數會議語皆憂傷之餘責厚事叢無復故情元豐元年某食觀使祿居鍾山南和叔經略廣東道舊故悵然某作詩以叙其事○毀車爲屋僅容身三歳相要薄主人晝寓壖甎常至夜冬浴溝行復尋春南陔不涓公歸里蓬墓亟成我喪親後會縱多無此樂山林投老一傷神

附與陳和叔内翰簡○某啓今日承以劵致餽喻令來取與和叔交游三十年豈敢復相求於末

度然人道所以相交際亦宜粗有禮非苟以豢養爲利而已是以不敢拜貺竊恐此非公指然久客於此每以煩費公帑爲慙自是臺無餽不亦善乎餘留面叙不宣

附黄魯直跋王荊公惠李伯牖錢帖○此帖是唐輔文初捐館時也荊公不甚知人疾痛痾癢於伯牖有此賻邮非常之賜也及伯牖以疾棄官歸金陵又借官屋居之間問其饑寒以釋氏論之似是宿債也

考畧曰和叔書不知作於何年遂與直魯跋以

類並附於此明鄭曉窒甫嘗曰荆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夫韓范富歐諸公豈可過哉然以修身潔行言之而一介不取一介不與公實有大過人者黄魯直謂予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又跋李伯牖帖曰荆公不甚知人痛癢非所謂一介不以與人乎又與陳和叔書曰人道所以相交際亦宜粗有禮非苟以豢養爲利而已非所謂一介不以取諸人乎及公之沒也司馬溫公與呂晦叔書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是其終身守道安貧不改其節所

見稱於當世大賢者不一而足後來象山作祠記謂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雪蓋悉與此合皆實錄也後人論荊公者皆棄此勿錄而惟於詆毀亂雜之書悉采錄無遺尚何貴於賢者知人論世乎公與和叔書與魯直之跋特以類附於此然不稍爲別白言之而𨔢甫斯言又不知遭後人痛詈何如矣李注曰此詩有石本在臨川饒棠家

眞迹墩作樽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鄱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

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貿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辯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予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其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元豐二年己未年五十九

五月蔡確參知政事

己未耿天騭著作自烏江來予逆沈氏妹於白鷺

洲遇雪作此詩寄天騭公自注 辛酉冬天騭復來誦此遂書於壁請天騭書所酬於右○朔風積夜雪明發洲渚淨開門望鍾山松石皓相映故人過我宿未盡躋攀興而我方渺然長波一歸艇款段庶可策柴荆當未暝與子出東岡墻西掃新徑

元豐三年庚申年六十

二月章惇參知政事

四月觀文殿大學士吳充薨

祭吳侍中冲卿文○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

先我莅我後公葵中間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
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榱坐肘則並行
肩則差豈願敢及天寶我貽公之傳畜及所設
施有誥有誄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
既德既旬辭能爲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考畧曰吳充冲卿建州浦城人元豐三年薨年
六十介甫二女長適冲卿子吳安持介甫有酬
冲卿詩同官同齒又同科朋友婣婚分最多故
祭文曰公命在酉長我一時邵雜書或言生於
辛酉或明言年六十六及引用白雞事甚多自

史書誤載壽年六十八後人不能改正卻移生於己未以求合史書何也

王平甫墓○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之子自丱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

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即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爲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秘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司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塟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

十卷妻曾氏子旗斿女婿葉濤處者四女壽有學行知名旗斿亦皆嶷乜有立君祉所施庶在於此

香祖筆記曰王介甫狠戾之性見於其詩文可望而知如明妃曲等不一其作平甫墓誌通首無兄弟字亦無一天性語叙述漏畧僅四百餘字雖曰文體謹嚴而人品心術可知唐宋八家文選取之可笑

考略曰是說也始於茅順甫評公誌弟平甫墓絶不露兄云云葢兩不相能而深忌之故耳茅

氏蓋惑於遠佞人哭影堂諸說而王氏又因而
譏刺益甚也夫稱人之美曰年十二爲銘詩賦
論爲一時賢士大夫歎譽曰於書無所不該於
詞無所不工曰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
側曰近臣薦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邀且稱其有
子能贒曰君祉所施庶其在此其敘述詳密如
此使非平甫誠賢幾疑兄誌弟墓揄揚大過安
見有所謂深忌者而王氏顧曰通首無兄弟字
亦無一天性語不知王氏以何者爲天性語所
漏畧又爲何事也曾子固作平甫文集序在元

豐元年此誌尤在其後試合而觀之不特子固稱其孝友即介甫爲其兄亦然而今乃曰不相能不惟非毁介甫而亦誣平甫甚矣或曰兄爲弟誌而通首無兄弟字可乎蔡子啞然而笑曰君何問之勤也殆有惑於茅氏王氏之言乎誌自有兄弟字而茅氏王氏祗見其所見而不能見其所不見耳何以明其然也公凡爲人誌墓有曰臨川王某爲之銘者閒郄其爲公文也他文都無此及其勤石書後亦必曰王某爲之誌以今法求之無不然者豈其勤書以傳後世亦

必弁此而錄之乎公爲長安縣太君王氏墓銘王氏公女弟也通篇稱君無一妹字而其後書曰兄安石爲誌如此弟安上書丹則以從例之乎甫誌後亦必書曰兄某爲之誌特於正文有書有不書此所謂茅氏王氏不能見其所不見也公爲金谿吳君墓誌銘吳蕃字彥弼公之舅氏也通首稱君無一舅字惟銘辭末句厥銘維甥詞君蕡吳餘事蕡亦舅氏也通首無甥舅字誌亡兄常父墓通首稱先生無一兄字然則先生即兄也君即舅也弟曰君妹亦曰君也何獨

於平甫疑焉以文體言之退之之於李元賓介甫之於王逢原平生交遊深愛所推為絕倫者也而誌文謹嚴尤異於他人介甫誌吳蕃墓其名字姓氏家世甥舅誌中一切無有悉於銘辭載之祇三十餘字包括無遺此創體也又誌曾子固母夫人墓以其沒甚早不及見其存時故所誌甚畧而於銘詞曰朱且百年江之南有名世者先焉是為夫人之子荃夫人於此此亦創體也亦祇二十餘字則專道其子之賢而其母愈得藉是以不朽夫為文而至於簡簡而至於

識愈高力愈大而筆尤奇自七百年來誰復有能繼介甫者吾友黃陂徐子千數爲予言詩詞賦易耳古文常數百年而一人此豈茅氏王氏所知哉使公果爲兄弟不相能則曷不必爲之誌旣誌其墓矣又稱道其賢若此而惟於不露兄弟字以寓其不相能之意越後數百年乃始有茅氏推見至隱至王氏遂斥爲狠戾爲人品心術可知謂選取其文者爲可笑噫後人復笑後人吾尤不能爲王氏解矣王氏兄弟孝友自介甫而外平甫尤博學工詩文見於介甫集中

兄弟倡和尤多雖晚年未之有易平甫歿後猶有寄四姪旗詩其於家世可知也自放鄭聲哭影堂發私書皆出於涑水記聞邵氏聞見錄東軒筆錄無識者又從而樂道之而不知皆爲無稽之言而已矣

九月正官名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特進易左右僕射

九月以王安石特進改封荊國公

封荊國公謝表○臣某言伏奉勅命授臣特進荊國公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勳如故者

宮庭嘉享推惠術以及人田里空餐濫宸恩而累國伏念臣苦窳賤質卷曲散材遭値休辰登備貴器有未償之厚責無可錄之微勞敢冀孱身尚叨徽數此蓋皇帝陛下備成熙事答四表之歡心董正治官建一代之明制因令疲苶與被光榮雖自誓於糜捐顧何酬於賁幬

考略曰楊龜山說介甫先封舒後封荆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而李注亦采之予謂以本詩言之蓋美魯公用兵而能懲彼不順者也故介甫於封舒謝表云唯茲

邦士之名乃昔宦游之壤大陶聖化非復魯儒之所懲蓋介甫昔嘗判舒而表辭亦應經義也今龜山乃以荊舒爲懲介甫耶如使宰相爲有意則正不免學之過而務爲輕薄者耳如以爲無意則第失於不學而龜山乃以學得之似此索垢求瑕豈宜出於講道之人哉

祭北山元長老文○元豐三年九月四日祭於北山長老覺海大師之靈自我壯強與公周旋今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孰云遠大方現前饌陳告違世禮則然尚饗

附白鶴吟示覺海元公　李注　余於臨川得公此詩刻本有跋在後今附於此白鶴吟留鍾山覺海之詩也先是講僧行詳與公交舊公延居山中詳有經論每以善辯爲名毀訾禪宗先師會覺奄化西庵而覺海孤立詳益驕傲師弗之爭屢求退庵席公固留不可藉詳議妄遂逐詳而留師乃作是詩焉白鶴譬覺海也紅鶴行詳也長松會覺也覽是詩者卽知公與二師方外之契不爲不厚矣景齊以藏其本今命工刻石兼書其所以云○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靜

無匹紅鶴喧無數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北山道人曰美者自美吾何為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為而怒去自去耳吾何闕而追來自來耳吾何妨而拒吾豈厭喧而求靜吾豈好丹而非素汝謂松死吾無依邪吾方拾陰而坐露

池北偶談曰王介甫白鶴吟云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靜無匹紅鶴喧無數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云云蓋介甫得政變法爭新法者白鶴也所謂招不

不來者是也呂惠卿之流乃紅鶴也所謂揮不去者是也介甫之受穢豈不以惠卿輩耶此老好惡顛倒至此可憐哉

考略曰荆公白鶴吟李雁湖得臨川刻本跋語益爲示覺海而作也及閱王氏池北偶談乃爲忿然作喟然而嘆曰嗚呼憒乎甚哉王氏之造謗也夫荆公此詩世不獲見雁湖註久矣近世海鹽張青在始爲刊出流布王氏以博洽稱雖不見此書不爲病奈何讀前人詩不能深明其義又削其詩題而別爲之辭至等於鑿空造謗

可乎哉可乎哉使李氏注卒不獲傳於世後之人孰不以博洽如王氏其言宜若可信而輾轉附和流爲口實後之人又孰能從而爲之一洒耶今李氏註石本具在假設王氏復生試以此示之其將何辭以對且即以其說求之亦無一辭之可通夫公詩本以白鶴譬覺海紅鶴譬行詳長松譬會覺今以爲爭新法而作則覺海方外緇流也示之何爲且將題示覺海元公五字削去有意耶無意耶以爲無意而削之則未有論人之詩毀人之行至於如此其詳而不顧人

之詩題者以爲有意而削之以便於伸一已之說則公之詩集不朽而題之五字長存王氏之說雖詳終不免以削去五字爲後人所疑其不可通至明也王氏以白鶴譬爭新法者以公與司馬諫議書考之夫爭新法者固公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者也何云招之不來耶又謂此皆洶洶之衆也謂之喧無數可矣而云靜無匹何耶至如呂惠卿始助公而繼叛之初不在新法也公自熙寧九年十月罷判江寧府歸金陵自是不復在朝終元豐八年神宗行新法不疑公

不復與其事而亦未嘗有自悔之意稍見之語言文字鄖世所傳書福建子三字亦邵氏造謗者爲之觀元豐初公與惠卿往復書公固謂相呴以濕不如相忘之愈而此後惠卿亦無有喧無數之事也若謂公以長松自喻豈其自爲詩而自書之且不以示他人而獨示覺海何哉以此而推之其說無一而可通而乃謂公爲好惡顛倒何哉元豐三年九月公有祭覺海文公以熙寧十年歸鍾山此詩應作於祭文以前以無年月可据故附錄於後又此詩亦載東坡集近

時海寧查慎行註蘇詩駁入改編而此外無說
似亦未見李註也
乞改三經義誤字劄子二道　本注元豐二年八月
二十八日奉聖旨宜令國子監依所奏照會改
正○臣項奉勑提舉修撰經義而聞識不該思
索不精校視不審無以稱陛下發揮道術敵訓
天下後世之意上孤眷獨沒有餘責幸蒙大恩
休息田里坐竊榮祿免於事累因得以疾病之
閒考正誤失謹錄如右伏望清燕之閒垂賜省
觀儻合聖心謂當刊韋即乞付外施行臣干冒

天威無任云云

論改詩義劄子○臣子雱奉聖旨撰進經義臣以

當備聖覽故一一經臣手乃敢奏御及設官置

局有所改定臣以文辭義理當與人共故不敢

專守已見爲是既承詔頒行學者頗謂所改未

安竊惟陛下欲以經術造成人材而職業其事

在臣所見小有未盡義難自然所有經置局改

定諸篇謹依聖旨具錄新舊本進呈內雖舊本

今亦小有删改處并畧具所以删復之意如合

聖旨即乞封降檢討呂升卿所解詩義依舊本

頒行小有刪改卽依聖旨指揮

答手詔言改經義事劄子 九月十一日 ○臣伏奉手詔依違之辠臣愚所不敢逃然陛下旣推恩惠卿等而除其所觧臣愚不敢安此若以其釋說有甚乖誤者責臣更加刪定臣敢不祇承聖訓

改撰詩義序劄子○臣伏奉手詔以臣所進三經義序有過情之言宜速删去臣雖嘗敷奏以爲文字所宜又奉聖訓再三但令序述觧經之意不須過有稱道伏惟皇帝陛下盛德至善孚於

四海非臣筆墨所能加損然因事宣著人臣之職也誠以言之不足為懼不以近於媚諛為嫌而上聖所懷深仁謙損臣敢不奉承詔旨庶以仰稱堯禹不爭不伐之心所解撰到詩義并前進書周禮義序謹隨劄子投進昧冒天明

晁說之以道曰三經義行之數年後王安石乃自列其說之非是者奏請刊去不知古人懸諸日月不刊之文者果如是乎其如歲歲改易不已則學者毋乃徒費日月乎

考略曰夫前人著書後之人猶有起而議其非

是者如使同時人議之而已即從而改之不獨見從善虛懷亦爲當身一大幸事也況已自知之而自爲改之所謂懸諸日月不刊者不當如是耶三經義本奉朝旨修撰安石專治周官詩書則子雱主之經局若呂惠卿升卿亦與有力焉則茲之刪改撰進必由提舉而後定固其宜也是時君臣垂意經術造成人材頒之學官兼明天下後世而以道開曉之若此不惟不識治體亦鹵莽學術甚矣因備錄諸劄子以見當日奏請刪改之有由來也

進字說劄子○臣在先帝時得許慎說文古字妄嘗覃思究釋其意冀因自竭得見崖略若朦視天終以罔然念非所能因畫而止頃蒙聖問俯及退復黽勉討論賴恩寬養外假歲月而桑榆憊眊久不見功甘歸顏至奉被訓勅許錄臣愚妄謂然者繕寫投進伏惟大明旁燭無疆豈臣螢爝所敢衒冒承命遑迫置懸無所如蒙垂收得御宴閒千百有一儻符神旨愚所遠及繼今復上干汗宸扆臣無任

進字說表○臣某言竊以書用於世久矣先王立

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喻之禁誅亂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德之歸一名法之守而已道衰以隱官失學廢循而發之實在聖時豈臣愚憧敢逮斯事蓋開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爲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爲言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爲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袤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

也以義自然故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
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
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
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即
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盖唯天下之至神
爲能究此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用妙該極象數
稽古創法紹天覺民乃惟茲學隕缺弗嗣因任
衆智微明顯隱盖將以祈合乎神指者布之海
內衆妙所寄窮之實艱而臣頃御燕閒親承訓
勑抱痾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冐浼退

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諏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謹言

熙寧字說序○文者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

故三歳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隷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予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且其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進字說○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

可與人漫醬瓿豈能令鬼哭黃昏 其二〇鼎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糟粕汙修門

成字說後與曲江譚掞丹陽蔡肇同遊齋安院〇據梧枝策亊如毛火苦諸君共此勞遥望南山堪散釋故尋西路一登高

答呂吉甫書〇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

喻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尙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薾然衰疢特待盡於山林趣舍異路則相呴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爲時自愛

考略曰吉甫背公在於發其私書究未知所言何事吉甫來書云內省涼薄尙無細故之嫌仰惟高明夫何舊惡之念而公答之曰同朝紛匕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是知新法之行公固以身任之而於吉甫只云助我耳去國十年神

宗猶行之如故又安得謂惠卿悞我而常有悔心固知書福建子三字亦邵氏造謗爲之耳此書涵厚和平其德量亦略可見於斯吉甫來書載於東軒筆錄茲不錄元豐三年正官名改特進易左右僕射以王安石爲特進封荆國公吉甫書稱特進相公故錄於是年